

远方有家

解 良

自驾游，进入青岛市区已是午后四点多钟，一家人还没吃中饭，饥肠辘辘。车内播放着四岁的外孙女喜爱的歌曲《大王叫我来巡山》，这时正好唱到“抓个和尚做晚餐”。外孙女说，我不要在街上吃饭，我要从街上买东西回家吃。这一次我们来青岛要住民宿，已经从网上预定了一个“家”：泰山路99号。

几年前，一家人就尝试过住民宿，老实说，第一次住民宿心里不免忐忑，最担心的就是挂在网上的房间与实际有出入，经过东戴河海边与杭州的两次入住体验之后，一家人对住民宿好感度上升，最惬意的就是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每次出来旅行，只要事先订妥民宿，一家人就放心了。无论旅途有多远，远方总有一个家在等你。

车子进入泰山路99号小区停好，一家人拎包提箱上到28楼。现在住民宿已经不用与房东见面，房东用微信将房间密码传给女儿，打开房间再到指定地点取出房东放留的门卡，这里就是我们在青岛的“家”了。两室一厅，干干净净，尤其是床单，洁白如新，一家人的满意程度溢于言表。按照房东留下的密码，大人拿出手机链接Wi-Fi，小外孙女兴奋地在两个房间与大厅里“疯”跑了好几个来回。

泰山路99号位于辽宁路科技街。趴着窗子看对面的建筑，恍惚间还以为到了纽约曼哈顿，晚上可以看一场音乐剧《费加罗的婚礼》。当然了，要看音乐剧我必须捋直舌头，因为对面建筑上标出的是“百脑汇”。这个窗口还向我展示了青岛局部天际线，天空剪出高层建筑的轮廓，凹凸有致，左上方一角留给了大海，跨海大桥在海的远端宛如一条分水脊线。

旅行住民宿就像居家过日子，进了家门就不席外。我们将行李收拾停当，妻子、女儿和女婿即刻下楼去了附近几百米的一个海鲜市场，买回螃蟹、扇贝、瞎爬子，还给我带回一小瓶北京二锅头。家庭厨房马上启动，两个液化气灶同时作业，煮螃蟹，蒸扇贝，一时间切菜板、水龙头与抽油烟机和弦，我又听到了与北京家里一样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小外孙女在客厅里摆桌子，排座席，像在家里一样，吃饭必须由她给大家分碟子分筷子，煮红的螃蟹端上桌，她还要亲自给姥爷倒上酒。一切就绪孩子还要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然后才开吃，开喝。在街边餐馆里吃饭无论如何也吃不出这种家庭氛围。

青岛的夜色很美，窗口就是取景器。窗外的灯火星星点点亮起来，天幕还蓝，天幕与灯火交织，像一块腊染的印花布。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海鲜，品海味，打开电视，边看边唠家常，感觉青岛这个“家”与北京的家没什么两样，北京与青岛的界限已经模糊。家里人不喝酒，唯我独品二锅头，一口蟹肉，一口小酒，有滋有味，直至微醺。

渐渐地，窗外的夜色变成了墨染繁星。

这次来青岛，我们只能在这个“家”住两夜，假日来青岛的游人太多，我们还要搬到山东路另一个“家”去住上一夜。入睡前，我怕在房间里读书影响妻子睡眠，自己躺在客厅沙发上，在台灯下读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读到最后感觉自己就像小说里那个刚刚学会仰泳的父亲，舒坦而惬意地躺在运河上，脚一用力，运河被他蹬在身后，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

观 钓

疏 桐

逃过一劫，潜入水中。

桥那边又是一阵喧哗，原来有人钓到大鲫鱼了。欢呼声泛滥着，我也想过去看看究竟。桥下的这位依然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在调整浮子的深度。

折回身子，走到湖边，果然风大，有人在那里放抛竿。桶里面鲫鱼居多。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矣。然二美虽兼，又有所重在一者。如鲟、如季、如鲫、如鲤，皆以鲜胜者也。看来鲫鱼确实好得紧。

记得单位里，妇人生了孩子，一般都要老公买鲫鱼发奶水，用来滋养自己的宝宝。这些钓者里或许也有一二吧。

抬头一看，夕阳要坠了，红得如橙子般，几抹流云相衬着。湖边的草尚未褪色，萋萋芳草被这湖水轻轻地拍打。

霜天未到，在这里逗留的人想必都是惬意的。

至于我，还写了一段文字记之。抽个时间，赶紧也来钓一次，莫浪费了这样的好时光。

有位钓者写过这样的诗，深以为怀：一夜风兼雨，炎天忽入秋。苍山连野陌，白鹭落荒畴。柴湿炊烟滞，荒平涧水流。渔翁闲适意，独钓断桥头。

如此境界，再美不过了。

奔向精致生活

肖 遥

名字她拒绝，老公给我发红包我不收，好像这些好运气真的来临过一样。

这种女人之间暗搓搓的言语PK，就像出牌，你出一我出二，好比拼酒，你一杯我一杯，局面一度失控。双方说得胸闷气短，心知都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多年相处，谁不知道谁几斤几两，尤其是她，辞职后直播带货，肉眼可见没几个粉丝，就如同在抖音中她把自己卖的茶叶说得天上有地下无买到就是赚到时，有的人评论：“这茶叶都是我爷爷那辈儿人——马帮、糙汉子们才喝的，现在人谁喝呢?!”

于是整个聊天过程，就像她划着诺亚方舟来拯救我，我却说我会游泳，有救生衣，有潜艇……尽管我百密一疏还是被她钻了空子：“你家小孩多大了？多高了？”“……”“个头不高啊，你听说过某某钙片吗？哎呦，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太没保健意识了，赶紧吃，小孩吃，你也得吃!”忽然想起，自从小樱变身微商，用她超级文案的功夫刷屏后，我就再没给她点过赞了。

在我妈眼里，微商是这样的：“忙得呀，一天到晚开会去，喝下午茶去，钱没挣下，买了一堆东西，认识了一批有志家庭妇女，天天喊口号，已经玩到装神弄鬼的阶段了……”我妈这是在说弟媳，我弟媳自己才不会这么认为，她劝我买一台除螨机的时候，坚定地相信螨虫不除，何以成家！让我感觉自己即将被各种寄生虫弓形虫螨虫抬出去扔了。她卖某品牌矿泉水时，说得就像除了她推广的水，喝啥都是在喝毒药，在自取灭亡。她的上线也会如此这般警告她：“做女人没有这款口红(面膜)，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让她们知道自己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消费，更是投资，是花钱买了个火花四溅的理想!

看着弟媳和小樱们刷人情做生意，我也争取理解尽量支持，她们不惜透支亲情友情，做的就是个“不甘心”，不甘心被平庸琐碎的生活埋没，想着只要熬过眼前的苟且，就能扭成一股绳地奔向未来的精致生活。可我由不得会瞎琢磨，在这个游戏里，每个参与者都在磨刀霍霍买买买，那最后卖给谁呢？我弟媳“忙事业”的时候就把娃塞给我妈，所以我妈的答案很直白：“卖给一天到晚闲着，还睡不着吃不着的人呗。”



等待 苗青 摄

前同事小樱从一线城市回来，约我喝咖啡，我当时正跳广场舞没听见电话。见面后小樱把我说得当时头就低下了：“你跳得那么投入啊？又跳不成艺术家……我现在的城市，可没这么清闲，人眼睛一睁开就在想怎么挣钱，每天见人都是有目的的，哪怕谈成一笔生意，这一天就没白过。你们北方可真是闲，活该落后。”

谴责完我和我所在城市的集体无意识不守时不靠谱，她很自然地切换到怀旧模式：“我记得这楼上有个DQ，还挺怀念那个味道的，在我们那边，这个牌子得到落后农村去吃，城里哈根达斯都没人吃了。”我赶紧站起来去给她买，被她叮咛“口味你记得不？一个球就够了，我也吃不成太冰的。”

接下来，她例行关心了我的家庭、工作和生活，这次我可没给她机会，她既然把她的现状描得如花似锦，那我也不能示弱，我把娃的爹PS成24孝好老公，在家大气都不敢出重话不敢说、工资卡全交、剩饭全吃、我的话全听，我想跳舞就主动给我打学费，我想应酬就积极给我转活动经费……我加戏太多，说得都不知道自己飞到哪个枝头上去了。也不能光树立幸福人设，还要迎合时代潮流，表现出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一面——男友给房子加